



金丙
作品



JINBING
WORKS

生途

与
你
同
死
而
生
路
随
行
我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金西
作品



ISBN 7-5346-2711-1
¥18.00

生途

27

人生四部曲
徐开平 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途 / 金丙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52-4369-4

I. ①生…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1100号

书 名 生 途

著 者 金 丙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特约编辑 崔 悦

版式设计 李红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0.5

字 数 2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369-4

定 价 35.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001
第一章 离家出走的少女	002
第二章 跑船的男人	013
第三章 江上行走	025
第四章 江色映疏帘	037
第五章 浪潮	052
第六章 雾起雾散	062
第七章 遇故人	075
第八章 冀柏树	087
第九章 牵起她的手	101
第十章 同眠	116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遇袭	129
第十二章	热浪卷起月亮	147
第十三章	小草发圈	163
第十四章	TI A MO	177
第十五章	曾经的记忆	190
第十六章	陪你最后一程	206
第十七章	爱了	231
第十八章	两年前的航线	242
第十九章	寻找	255
第二十章	众水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	274
番外一	你是我的眼	309
番外二	陪在你身边	318
番外三	Ti A Mo 就是我爱你	323
后 记		330

楔子

冬至夜，雪积盈尺。

出租车停在堤坝边，后车门打开，司机对着灯光照了照钱。看向窗外，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和滚轮痕迹，那客人临堤而立，剪裁得体的灰黑色风衣肩头已经附上雪花。

今年的冬天格外冷，罕见大雪。司机摇下车窗，吃了几粒雪花，声音似乎被寒风打散：“小伙子，这里是堤坝哎，你是不是下错地方了？”

客人不理，过了一会儿，司机还是好心提醒道：“待会儿你叫不到出租车的，你要再不走，我可走了啊？”

那人像根木桩，好似没有听见司机的好心提醒。司机摇上车窗，随手擦了下挡风玻璃，又等了一会儿，家里来了电话，说是在等他回来下汤圆，司机又看了眼外头，嘟囔了一声，掉头驶离。

河水平静无波，破旧的运输船快被积雪淹没，路灯的光死气沉沉，像被风雪打蔫了。

待满头白霜，那人才始有动作。

脱下风衣，用力一抛，河水终于被惊动。他铆足了劲儿，摔下行李箱，又甩了西装，拆了领带，钱包手机扑通落下后，他解下手表一抛，再也听不见半分声音。

他扶着护栏，手上通红，似欲摧天毁地，脸上戾气难掩。

一夜过后，风静雪止，一如死水，他平静立于堤边。

第一章 离家出走的少女

六月，将将日落，厢车停在马路牙子上，接电线，搭舞台，聚光灯骤亮，塑料凳放了十排，背景布哗啦展开，话筒喂喂两声。

晚饭后最多的就是时间，附近居民围拢过来，没坐就站，正逢修路，前后封道，车辆只能在一侧开，那一侧的过路司机也停下车来看热闹。舞台四周里三层外三层。

中年女人站上舞台，握着话筒，笑靥如花，声音往外扩。

“我们百花爱艺术团已经走过了十八省，为十八省的老百姓送上了无数的免费歌舞节目。今天呢，我们第一次来到贵宝地，也想为各位大哥大姐奉上我们精心排练的歌舞……”

舞台后面就是车厢，里面灯光昏暗。

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问边上的小姑娘：“姦姦，我这身裙子怎么样？”

周姦刚擤了鼻涕，人中的位置通红一片，辣疼辣疼的。她看了一眼后说：“漂亮。”喉咙沙哑，别人也听不出是真赞假赞。

对方高兴，跟她说悄悄话：“哎，你妈这开场白都用了两年了，怎么也不知道更新一下。还十八省呢，明明连长江对岸都没去过！”

周姦提醒她：“该你出场了。”

对方一听，外面的报幕已经响起。

“接下来，有请我团的著名歌星严芳芳小姐为大家演唱一曲《春天里》！”

严芳芳清了清嗓子，掀开帘，工作去了。

帘子再次掀开，《春天里》的音乐已经响起，周焱小心翼翼地折起报纸，推推平，夹进书本，喉咙里觉得有点痒，又忍不住咳嗽起来。

“你离芳芳远点儿，要是把感冒传给她了，她还怎么唱歌！”周母瞟了眼她手里的书，“大晚上的看什么书啊，出去，给你吴叔打个下手。”

周焱合上书本钻出车，背后，周母的声音依旧清晰可闻。

“养你这么多年就知道吃吃睡睡，读那些个破书，有屁用……钱都赚不了一个……”

天边还有一抹苟延残喘的光，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吞噬了。

周焱刚出来，周围就响起了几下口哨声，她坐到吴叔边上看他摆弄音响，吴叔抽空说了句：“不用你帮忙，回去睡一会儿，感冒药买了吗？”

“还没。”

“趁现在去买个药，再晚，药店该关门了。”

“不用吃药。”

“你小孩子别不把感冒当回事，发烧就不好了。”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舞台上的人唱完了《春天里》，又换了首热门的网络歌曲。

两曲唱罢，进入正题。周焱看准时机，拎了个塑料袋上台，底下又是几声口哨响，塑料袋被人接下后，她马上坐回吴叔边上，还能看见几个站着的小伙子冲她指指点点，挤眉弄眼。

台上的女人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包装盒：“……就是这种内裤，吸汗，去异味，穿一整天，依旧能让你感觉干净清爽，这种内裤是我们独家代理的！无论男女，咱们都应该关注自己私密处的健康，是不是？”

底下一些人起哄，一些人没好意思听，等台上的人说是免费派送的时候，大家又一哄而上，天女散花般的七八盒，在你争我抢之中很快就没有了。

又演唱一轮，气氛热烈，周焱又拎了一袋文胸上台，女人没让她走，拉着她的胳膊朝下面说：“这款文胸能将你塑造成性感女神……不要不信，你们看她，年纪小小，就是穿了这款文胸，无论大小还是形状……”



周焱气急，拧了她一把，挣脱了出来。几个小伙子窜过来问她名字，要她电话，周焱充耳不闻，迅速躲回了车厢。车厢外那些人依旧笑笑闹闹，没个正经。

几轮下来，有的人抢得太多，多到没手拿，也有些没抢到，他们在舞台边上买了。到九点收工的时候，也赚了小几百。

周焱闷声不吭地收凳子，严芳芳过来逗她：“欸，生气啦？脸皮怎么这么薄，你胸比我大，广告效应懂不懂。”

周焱撇嘴：“行了，不要让我一个人干。”

“你是小老板，粗活留给我干就成了！”

两人一边打嘴仗，一边搬搬抬抬，等回到小旅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吴叔一个人睡车上，三个女人一间房。

黑暗中，咳嗽声断断续续的，搞得另外两个人也一直是翻来覆去地没法睡。

周焱闷进被子里憋住气，隐约看见被单边沿有几团黑色的痕迹，也不知沾上的是什么，她忍住了联想的冲动，闭眼，对自己催眠。第二天醒来，脑袋愈发昏昏沉沉。

一早，周母买了几个苹果，带上周焱，说是去看个亲戚。

周焱问：“什么亲戚？”

周母说：“远得没边儿的亲戚，你小时候还来过这儿喝喜酒，当时见过的。”

“不记得了，”周焱扎了个马尾，“这么多年了，还能联系上？”

“昨天演出的时候他也在，还拿走了好几盒内裤、文胸，也不知道给谁穿，还不是贪小便宜。还请了我们中午过去吃饭，不吃白不吃。”

随后，又提醒周焱，“对了，记得叫他舅公。”

七拐八拐，好半天才找到舅公家。

两层楼的土房子里走出一个干瘦的小老头，热情道：“还怕你们找不到呢，这么多年没来，都不认识了吧？”

周母笑道：“还说呢，十几年前哪有那些小区啊马路啊，镇子变化真大。”

“那是啊！哎哟，这是小妞妞吧！”舅公上下打量着周焱，“变化能不大嘛，小妞妞那会儿才三四岁呢，这下子都长成大姑娘了。这要是走在路上，我肯定是认不出来的！”

周焱礼貌道：“舅公好。”

“哎，好好……来，快进屋里，还差两个菜！”

周母边走边问：“还一个人住哪？”

“不是，老三住我这儿呢，前两年回来的，正好跟我搭个伴。”怕人不记得，又提示了下，“就是我的一个表外甥，排行老三。小妞妞那个时候还叫他三哥哥呢，记不记得？”

周焱笑笑：“不记得了。”

“他在家呢，见到说不定就记起来了！”

正说着，一个小伙子拎着两袋东西从土房子里走了出来。

舅公指着他，说道：“喏，这就是你三哥哥！你去哪儿啊？吃饭了！”最后一句是冲他的表外甥问的。

对方手里抓了两个馒头正吃着，话也不说，招手点头就算是打过招呼了，然后继续往外走。

可能舅公觉得丢了脸，没好气道：“混小子，大三十了，一点儿规矩都没有！”

周母笑道：“还小还小……”

菜色简单，但也可以看出是用了心的。舅公还让她们母女俩喝几杯，周焱用筷子蘸了一滴白酒尝了尝味道。

舅公笑道：“小妞妞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大人逗她喝酒，她就用筷子蘸来吃。”话刚说完，随后又是一叹，“难为你了，没想到这两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妞妞她爸走的时候怎么也不通知我们这些亲戚啊！”

周母喝了口酒，烧得喉咙痛：“联系方式都弄丢了，当时又急。”

“钱都还清了？”

“还欠着一点儿，不过快了。”

“不容易啊，几十万呢！”



周母放下酒杯：“所以啊，我想二子家不是也住这儿附近嘛……当年家里条件好的时候，他欠了我们家八千来块，钱虽不多，但今时不同往日……”

“我懂我懂……”舅公说，“二子家好几年前就搬了，我帮你打听打听，可能要个两天，你什么时候走？”

周母笑道：“不急，我打算在这里待上两三个月，巡回演出嘛！”

周焱一愣，接下来，食不知味。

晚上换了一个地方演出，结束后又是一番搬搬抬抬，周焱折叠着背景布，见母亲在数钱，状似随意地说了句：“八月底新生报到，我想早点回去做准备。”

周母只顾着数钱，随口回应道：“回哪儿去？房子早退租了。”

周焱说：“那学费也要交了……”

不知怎么就点炸了周母，她瞪向周焱，提声道：“钱钱钱，成天就知道钱！养你养了二十年，吃我的喝我的，一分钱没赚过不说，读个破书，净往家里要学费了！家里欠债几十万，让你工作就知道成天板着脸装清高，读书有个屁用！还学费呢，屁都没有！”

闻言，周焱将手里的背景布一摔：“你答应过我的！”

“我答应你什么了？”

“今年让我回学校！”

“狗屁学校，人家学校还要你！”

听到这里的吵闹，吴叔和芳芳连忙过来，一边拉一个。

周焱甩开芳芳的手，说：“这两年我没给你赚钱？我没帮着还债？”

周母回应道：“你赚什么钱了？出主意的是我，出力的是芳芳和老吴，你就成天装大小姐！”

周焱气红了眼：“那你绑着我干什么！”

“省得你出去花我的钱！”

“我要自己找工作你不让！”

“你被人卖了还自己数钱呢，还找工作？我谢天谢地了！”

周焱偏头不看她，忍了忍，说：“我开学就走。”

周母不吭声，钻进了车里，不一会儿出来，手上还拿着周焱的书包，往地上一扔，说：“要走现在就走，屁点儿用没有，生了你个赔钱货，还要我掏钱供你读大学！有本事自己赚学费，别拿我半毛钱，你去哪儿我都不管你！滚！”

周焱拎起书包，转身就走。

她还有理智，不走偏僻小巷，顺着路灯，往大路行。初夏风凉，吹得她脑仁儿疼，再抬眼的时候，眼前是条河，她站在堤坝上。

附近游泳馆闭门，家长和孩子鱼贯而出，吵吵闹闹，等喧嚣渐止，周焱已经不知自己站了多久，只觉得河边停着的那艘老旧的破船跟她一样可怜，锈迹斑斑，不知被船主遗弃了多少年。

周焱擦了擦眼睛，有点撑不住。她鬼使神差地顺着阶梯走下堤坝，仰头看了看这艘大大的货船，抓住生锈的梯子，慢慢爬了上去。

门一推就开了，里面有一股呛人的灰尘味，岸边的灯光昏暗，照得里面也不清不楚。

周焱擦了擦眼睛，感觉有点儿撑不住了。看到临窗有一张床，顾不得灰尘，直接倒了上去。

这一觉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了过去。

深更半夜，万籁俱寂。

一个人沿路行来，熟门熟路地下了堤坝，收锚，顺着梯子上上了船，收梯，直接进入驾驶舱。

河上，运输船踽踽独行。

周焱蒙眬睁眼，刚想起身，脑袋又落回床板。

玻璃半碎，透过破窗而入的太阳光，她看见了黄色花纹的天花板。

天花板似乎很低，坐起来就能够到，她身上黏黏的，感觉有些不适，触手似乎是一层灰，还有石子儿样的颗粒。

感觉喉咙痒，她咳了两声，反倒是清醒了几分，此时才觉异样。

周焱撑着床板，望向门口。



那人脚边是她的书包，里面的东西滚了一地，大多是书本纸笔。他手上拿着本《新编大学英语》，封面翻开，里面有她手写的姓名。

对方瞟了她一眼。虽然咳得很是厉害，周焱却是极利落地下了床。

“你……”

“你哪儿来的？”对方神色不悦，“怎么在我船上？”

周焱咳得厉害，以为对方是说“怎么在我床上”，她又惊又羞，止咳的瞬间赶紧弯腰收拾书包，出门还不忘抽回他手里的《新编大学英语》，撂下一句“对不起”。可刚出舱门，却像被人点了穴。

她站在甲板上，入眼是红霞旭日，云彩飞扬，远处有朦胧青山，两岸无尽绿荫。

而，船在水中央。

她忘记了，她昨天夜里是上了一艘船，一艘她觉得是被人废弃的破船。

周焱静了静，回头看才发现那男人站在船舱里，一直是低着脖子，微微弯着腰。此刻，他走出船舱，直起身，立于向阳处，高她一个头。

周焱抱着书包，小声地说：“能不能……靠岸？”

对方一点下巴：“游回去。”

周焱以为自己听错了，睁大眼睛看着他。

对方指了指岸，说：“百来米，游回去。”

周焱说：“对不起，我昨天以为这是艘废船，我会赔偿你。”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对方已经转身回舱了。

周焱追了几步，在门口停下，阶梯有点高，她差点踩空。

进门就是小厨房，那人下了一把挂面，嘭一下关上门，把周焱挡在了门外。

周焱愣了一下，隔门站了一会儿，回头望去，满眼都是空旷的河道。

屋里的人趁下面的工夫，去上了个厕所，洗了把脸，出来后囫囵着吃了碗清汤挂面，将空碗扔进水池，他瞟了眼窗外，见那姑娘还抱着书包站在那儿，他也不理，径自躺回了床上。

通宵行船，睡意上来，他很快就不省人事了。

周焱从来没坐过船，眼下脚边就是不知深度的流动的水，她有点怵，只敢坐在甲板的最中央。

汗水被风吹干，衣服贴着身体，黏糊糊的，非常难受。周焱头昏脑涨，抽出纸巾擤了把鼻涕，擤完之后发现没地方扔，又将它塞回空了的纸巾包装袋里。

拿出手机，QQ有几条新消息，是严芳芳发来的，大体是告诉她老板娘还在火头上，她们今天要去隔壁镇演出。

周焱给她发去一条定位，严芳芳发来无数个叹号，还有一句：“你怎么跑那么远？那是什么鬼地方？”

周焱挫败地想，其实这也是她自己想知道的。

她又打开班级群，里面她的头像一直是灰蒙蒙的。

旧时同学在陆陆续续筹备期末考，相约暑期去云南或国外，话题很多，一会儿说昨天解剖了新鲜尸体，一会儿说下学年要做交换生。又有人发了个手机号，让别人加他微信。

周焱没微信，她锁上屏幕，赏起了风景。

上午阳光和煦，中午有点晒。船尾上有几个空花盆，又脏又破，但好歹能留下一点荫。

周焱坐到花盆边上，尽量不看下面的河水。

这一坐就坐到了傍晚。

船舱里的人睡醒了，起床后看见周焱盘腿坐在船尾看书，心想她也算奇葩，问：“怎么还没走？”

周焱从书本里抬头，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走”是“游”的意思：“我不会游泳。”

对方打了个哈欠，跨出门，转弯去了前面的驾驶舱。

周焱赶紧追问了句：“什么时候能靠岸？”

“等着。”

两厢无事，一个开船，一个又坐回了甲板中央。

周焱饿得前胸贴后背，正想着要不要撕一张纸吃吃，她看到船在一



点一点地靠向岸边，吃纸的念头就被她抛之脑后了。

十来分钟后，船靠岸了，周焱迫不及待地等在船沿，那人瞟了她一眼，率先踩在船沿的一个圆柱形墩子上，跨上了岸。

陆地高出运输船几十公分，没有辅助工具。周焱看对方跨得轻轻松松，轮到自己才发现，就算四肢齐上，自己也难以登岸。

那人走到了路边树丛，等周焱费了半天劲，爬得满身泥上岸的时候，他刚方便完，拉上裤链走过她身边，径自蹲到了边上的蔬菜摊前。

周焱拍了拍身上的泥，打算先找个小旅馆待上一晚，她查过线路，回去要转好几趟车，只能明早行事。

等她进了旅馆准备掏钱包的时候，心一下沉到了谷底。

她想起来了，钱包放在车里，昨晚是母亲把书包扔给她的，哪里会好心帮她塞钱包。

母女哪有隔夜仇，周焱拨通母亲电话。

“妈。”

“干什么？”

语气平淡，周焱听不出什么，说：“出了点状况，我人在临州市，开车大概大半天……我钱包落车里了，回不去。”

周焱静静等着，过了一会儿才听见：“那就别回来了！”

周焱沉默半晌，说：“我说真的。”

“我也说真的。”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主意大吗？你不是要上学吗？你不是说要自己去找工作吗？行啊，去吧！”

周焱忍辱负重：“我错了！”

“说完了？说完我就挂了。”

“妈——”

那头果真挂了。

周焱有点不信，瞪了会儿手机，打了吴叔的电话，结果刚响了一声

就被人挂断了。她又打了严芳芳的手机，依旧被人很快挂断。

旅馆前台不耐烦了：“小姐，你到底住不住啊？一个房间才六十，你不是连六十都没有吧？”

周焱转身离开。

傍晚的蔬菜不新鲜，但价格便宜。

菜贩往菜叶子上喷了点水，说：“新鲜的新鲜的，下午刚摘。”

“拿个冬瓜。”

“唉，好咧！”菜贩拿起刀，准备切片，在冬瓜上比了比，“这么多，够吗？”

“拿整个的。”

“整个的？那吃得完吗？”

“船上吃。”

“哦，那要不要再买点土豆洋葱？放的时间长！这边的木耳香菇也是新到的。”

客人摸出一把钱，零零散散一堆：“就这么多，有多少给多少。”

称完几袋子菜，远远地听到有人喊：“李政！”

客人拎着菜站起来：“哟嚯，我说怎么今天的太阳特别燥呢，原来是赶我下船来见你啊！”

对方哈哈大笑：“太阳公公那是成全我呢，邀你吃饭都约了个把月了，请客钱都快发霉了！今天倒是运气，刚在附近办事，出来就看见你了！”

李政指了指河岸：“刚到。”

“这是跑哪儿啊？”

“接了几单小生意，哪比你这大老板。”

对方又是一阵大笑，中气十足，跟他勾肩搭背：“走走走，今天说什么也得跟我去潇洒潇洒，再叫上几个小姑娘。”

李政笑道：“你这是请吃饭啊还是搞姑娘？”

“边吃边搞，吃完再搞，随便你！哈哈哈哈哈！”

话语嚷嚷，跟风一起擦过耳边，周焱看见那人上了辆车，继续往前走。



人生地不熟，周焱也不慌，路边有根自来水管，她去接了一捧水，沁凉的水入了喉，连心情也变好了。

又喝了几捧之后，周焱还洗了胳膊冲了脚，顺便擤了把鼻涕。接下来该怎么办，她毫无头绪，只能东游西逛。

进了家服装店，店员在吃饭，没空招呼她，她看了眼价钱，放下衣服出了店，沿路走走停停，鼻尖尽是肉香菜香。新疆人的烧烤摊前生意火爆，三只羊腿当招牌挂在一边，不是老鼠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周焱进了边上的新华书店，翻着书的时候想，当店面招牌的羊腿完完整整，谁知道烤炉下是不是内有乾坤，老鼠肉也不是不能吃，还有地方专门抓老鼠来做特色菜，但总归羊肉更好，滋阴补阳，夏食冬长。

走出书店，入眼五光十色，车来车往，巷子口一个学生样的人在流浪狗边上放了个盒饭，流浪狗吃得浑然忘我。

周焱想，还是吃纸吧。

岸边人家灯火已熄。

李政沾了一身烟酒味回来，对方开车送他，临下车时又递给他一些火腿腊肉，看看时间不到十二点，还直可惜：“浪费大好时光！”

李政多喝了几杯，上船的时候头有点发晕，把腊肉火腿随手搁在甲板上，背着岸头，拉下裤链，对着河放水。

远处乌泱泱一片，脚下水声汨汨，万千众生小如蝼蚁，他放出的水自西南向东北，转个弯汇入大江大河，他脑里描了个地图，想着长江的样子。

放完水，抖了两下，他拉上裤链，听见后面一个沙哑的鼻音：“三哥哥……”